

後山文集

林氏選評名家文集

後山文集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後山文集選序

自一祖三宗之說出。後山詩幾直接老杜。於是馮定遠大以爲言。而漁洋亦不之許。此山左與江右爭宗派也。然諸家但論其詩。初未及其文。且八家之文。宋人居其六。魯直且不能與三蘇競名。矧後山邪。於是後山之文。乃爲詩所掩。且並爲歐蘇曾王所掩矣。平心而論。張晁及淮海之文。筋骨呈露。氣調英拔。後山則沈邃簡重。步武一本前人。發言高貴。品概見諸言表。於文忠之門。尙不欲款附。矧章子厚之陰害矯誦。欲以僞謙羅致之。宜後山之儵然高舉也。文多說理之作。而結構精嚴處。亦時時變其跬步。顧爲文不多。菁華或盡於是。間有遺落之處。則老眼迷離。幸高明諒之。辛酉冬閩縣林紓識

後山文集選錄目

上蘇公書

答李端叔書

與少游書

答張文潛書

答晁深之書

答秦觀書

上曾樞密書

茶經序

王文甫文集後序

秦少游字序

送邢居實序

仁宗御書後序

寇參軍集序

顏長道詩序

思白堂記

二亭記

徐州學記

思亭記

彭城縣令石記

披雲樓記

是是亭記

白鶴觀記

忘歸亭記

取守論

商君論

宋處士墓銘

李夫人墓銘

魏嘉州墓銘

朝奉郎魏君墓銘

昌樂縣君劉氏墓銘

宋魏府君墓表

先君事狀

先夫人行狀

雜說

賀水部傳

劉道原畫像讚

孔北海贊

黃樓銘

後山文集選

上蘇公書

師道敗。散從還。辱書伏承經暑。起居萬福。師道奉親如昨。惟方託芘賴。復爾違闕。不能不動念耳。蓋士方相從時。莫知其樂。及相別亦不爲難。至其離居窮獨。默默自守。然後知相從之樂。相別之難也。士方少時。未來之日長。視天下事。意頗輕之。亦易爲別。至其晚莫。數更離合。方以爲難。此蓋志與年衰。顧影惜日。畏死而然耳。謝太傅嘗謂。中年以來。一與親友別。數日作惡。謝公江海之士。違世絕俗。乃其常耳。願以別爲難者。豈酣於富貴。而習於違順也耶。由是觀之。以別爲難。皆非士之正也。士亦安能免此。當以老爲戒。以富貴爲畏耳。承諭。人須久而後知。誠如來示。知人固未易。未易之中。又有甚難。范文正公。謂王荊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由今觀之。豈特所短正。以反置之耳。古之所謂腹心之臣者。以其同德也。故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而荊公以巧智之士爲腹心。故王氏之得禍大也。聞狙詐咸作使矣。未聞託之心腹也。夫君子無棄人。巧智之士。亦非可棄。以爲手足可也。耳目且不可。况腹心乎。蓋勢在則欺之。以爲功。勢同則奪之。以自利。勢去則背之。以違害。使之且

難。况同之乎。無德而智。以智營身。而不及事。智之所後。不得不欺。以衛身也。天下之事。又豈巧者之所能乎。士終始不相負。非由義則畏義耳。勢在而真不負耶。末疾偏廢。不害爲生。膏肓之潰。弔之可也。嘗竊悲之。故謂知士當如范公。用士當以王公爲戒也。不審閣下以爲何如。近見趙承諱。說得閣下書。復欲伸理前所舉刺文廣獄事。聞之未以爲然。竊謂閣下必不出此。而愚慮所及。亦不能忍也。君子之於事。以位爲限。居位而不言。則不可去位而言。則又不可。其言之者義也。其不言者亦義也。閣下前爲潁州。言之可也。今爲揚守。而與潁事。其亦可乎。豈以昔嘗言之而不置耶。此取勝之道也。近歲士大夫。類皆如此。以爲成言。而非閣下之所當爲也。苟不公言而私請之。又不如已也。天下之事。行之不中理。使人不平者。豈此一事。閣下豈能盡爭之耶。爭之豈能盡如人意耶。徒使咕咕者以爲多事耳。嘗謂士大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平居憤憤。切齒扼腕。誠非爲己。一旦當事而發之。如決江河。其可禦耶。必有過甚覆溺之憂。前日王荊公司馬溫公是也。夫言之以行義耳。豈如馮婦攘臂下車。取衆人之一快耶。竊謂閣下必不出此。而寧一陳之。以效其愚耳。秋益高。惟爲朝重愼。不勝區區。師道再拜。

說理之文以嚴重出之千迴百轉必欲達其所見自是苦心經營之作

答李端叔書

師道啟。前日秦少游處。得所惠書。教以空竈舐鼎之說。勤懇甚厚。竊怪足下。無父兄之好。邑里之舊。面目相誰何。聲氣不接。顧知而賜之。足下安得此哉。此殆少游有以欺足下。足下信之過矣。少游之文。過僕數等。其詩與楚詞。僕願學焉。若其傑才偉行。聽遠察微。僕終不近也。足下以爲少游何取而譽僕耶。願嘗與僕有游居之好。以僕之老且病。誠不忍其窮而死也。噓濡挽摩。借之聲光。以幸百一期。以取信於人。而曾不知自累於不信。惟足下察焉。毋爲所欺。以重其過。夫以一人之譽。而收之不疑。可謂勇矣。至其棄之。必以一人之毀。此列禦寇季將軍之所懼也。僕又甚焉。足下謂僕之文類兩蘇。人情喜於自伸。蔽於自知。至其擬之非其倫。譽之非其情。亦知避矣。兩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少君之客也。僕自念不敢齒四士。而足下遽進僕於兩公之間。不亦怵乎。如前所稱。過於因人。如後所稱。足下自取之矣。僕聞周人之言。以石之韞玉者爲璞。鄭人之言。以鼠之臘者爲朴。鄭謂周曰。欲朴乎。周人大說。願屬目。出而示之。死鼠也。唾之而去。足下不惟其愚。辱先以書。而願見焉。其詞益下。則其求益厚。有如循名而督實。僕將不勝其責。而懼足下譽未絕口。而唾罵繼之。敢告不敏。師道再拜。

師道於詩重山谷於文禮南豐似於東坡詩文皆不之近其云不敢齒四士非謙詞也隱示其異趣耳行文能用繞筆氣概亦極端重

與少游書

師道啟。辱書喻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爲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某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豈以能守區區之禮乎。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某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於上東門外。尙未晚也。拳拳之懷。願因侯以聞焉。某再拜。

此書卻章子厚也。方少游爲之介紹。時子厚之奸未露。而後山乃以婉詞峻拒之。拈一禮字。自坊寥寥數行中。彌見高節。

答張文潛書

師道啟。近者足下來京師。不鄙其愚。辱貺以友。卒卒一再見。懷不得吐。既別。欲一致問。因以自效。方

事之不聞。竟後足下。大以爲恨。及讀足下書。乃僕所欲言者。君子之所存。夫人不遠。惟設之於僕。爲不當耳。嗟乎。足下誠知我矣。亦旣愛之矣。不識足下。何從而得之。其得之於人耶。其有以自得之耶。得之於人耶。譽者可信。則毀者又可信矣。有以自得之耶。則僕言未效。而迹未接。竊有疑焉。豈足下使人可疑。乃僕之不敏。不能不疑耳。古有之。目逆而道存。而僕不足當也。以僕之愚。有以知足下。而謂足下何從而得之。僕過矣。夫衆口鑠金。三人成虎。僕懼足下有時不自信。而信人不待人毀。而人自毀矣。僕以小人之懷。爲君子之心。則又過矣。然所以言者。雖君子不可不戒也。足下憫僕。無以事親畜妻子。宜從下科。以幸斗食。疑僕好惡。與人異情。足下於僕至矣。僕何以得之。何以受之耶。僕家以仕爲業。舍仕則技窮矣。故僕之於仕。如瘖者之溺。聲氣不動。而手足亂矣。世徒見其忍而不發。遂以爲好惡異人。此殆談者過情。聽者過信耳。雖然。僕病且老矣。目有黑子。而昏華。瘵俠於頸。頰隱起。而未潰。氣伏於胸腹之間。下上不時。痔形於下體者。十年矣。志強而形憊。年未旣而老及之。足下雖欲進之。而僕不能勉也。閏月甲子。詔以河內公爲相。是時自九月不雨。有司傳詔未竟而雨。貴賤賢不肖。下至漆室女子。歡然相慶。天人之意如此。僕方臥。聞之起立。尙可勉耶。足下視此時如何。僕獨得不勉耶。羊鼎之側。飢者吐舌。但未染指耳。足下欲與僕居。將坐僕而沐薰之耶。豈意有逃世而加

束縛焉。抑愛之過厚。而欲常常見之與。李聘家於瀨鄉。莊周老於家。田邑之間。復有昔時懷器而隱處者乎。願一覽焉。僕於書如貪者之嗜利。未嘗厭其欲也。譙祁氏多書。稱號外府。太清老氏之藏室。願與足下盡心焉。春益暄。惟爲道重愼。師道再拜。

師道抱道而處。不尙聲華。此書防至者無因。則受讒亦易。孤介之概。凜然紙上。其云染指羊鼎。亦聊以解嘲。非真欲仕也。蓋文中自叙病狀。于宦情已絕矣。在宋人中。足稱殊特之士。

答晁深之書

師道敗。辱書教以先覺之覺。後覺其說甚美。而僕不足當也。古之人量而後言。言而不類。言之失也。子其慎之。僕聞之。施者不困。守者不給。士之好爲師舊矣。子問而不以告。豈其所以不足於施。而莫知所以告耶。士能致誠殫敬。而刳其心。以求於世。未有不告者也。不誠不敬。則不足以得之。有以得之。而心不至焉。則又不足受之也。雖然。教自外至者也。外以導內。於是有以自得之。則至矣。自是而觀。士何以教子。子何待於士耶。子其懋之。子之兄弟。足以先人。而未足以相先。子之才如牧野之駒。乘之則奔。近之則隄。雖未就御。而脫然有千里之氣。子之成才。僕莫量也。子兄之才如良馬。行則中節。止則中度。御以大輅。鳴以鸞和。而行九軌之道。其至有日矣。故僕不虞子兄之居後。而懼子之難

成也。子其驅之。士方盛時。氣血動於內。容色挑於外。得之則惑。失之則悲。氣冒其心。性亂於習。百廢一存。惟欲之知。夫才如水焉。壑而撓之。則濁。牛馬汗穢日滋。而科斗生焉。可不畏乎。夫少而好色。僕與子同。而今悔之。以僕之悔。故不願子爲之也。子其戒之。始僕以文見。曾南豐辱賜以教。曰。愛子以誠。不知言之盡也。僕行方內。才得此爾。夫言之不盡。非不能也。其心以爲不足。與之盡爾。不者。有所畏而不敢也。愚者無以告。智者告之而不敢盡也。言之難。其若是乎。嘗試考之。盡言不諱。其於子如何耶。不絕其愚。請繼以告。子其圖之。師道再拜。

氣肅而語壯。紆徐其步。武而必達。其指要似摹韓文。

答秦觀書

師道啟。辱書諭以志行。事賢大夫。友良士。斯至矣。復有意於不肖。何也。再惠詩。雍雍有家法。誦之數日不休。固爲足下賀。不圖過意。責以師教。闕然無以爲報。惟媿而已。夫百金之貨。不陳於市。走原逐鹿。跛者不試也。世固有之。足下所謂彥士名大夫是也。從之當得所欲。乃以責僕。則過矣。又惟足下博問而擇。亦以見及。敢不略陳其愚。僕於詩初無師法。然少好之。老而不厭。數以千計。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橐而學焉。豫章以謂。譬之弈焉。弟子高師一著。僅能及之。爭先則後矣。僕之詩。豫章之詩。

一作也。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於杜少陵。其學少陵而不爲者也。故其詩近之。而其進則未已也。僕嘗謂豫章之詩如其人。近不可親。遠不可疎。非其好莫聞其聲。而僕負戴道上。人得易之。故談者謂僕詩過於豫章。足下觀之。則僕之所有。從可知矣。何以教足下。雖然。僕所聞於豫章。願言其詳。豫章不以詩字缺一。僕從亦不能爲足下道也。而足下歎然欲僕受之言。其何求之下耶。昔者能仁以華示其徒。而飲光笑之。能仁曰。吾道付是子矣。其授受乃如此。雖大可以喻小。子其懋焉。吾將賀子之一笑也。師道再拜。

文傾心山谷其論山谷之詩雅切適如其分

上曾樞密書

日月具官陳某。西向再拜。獻書於大尉六丈閣下。一去門屏。十年有餘。平常不爲問。非怠於外。以謂無益。而不爲爾。事有可言。而復隱忍。然後爲罪。則亦不敢。一本云事有可言而復隱忍畏罪則亦不敢夫天下之事。非開下所得與。則非其所當言。其在右府。且憂之大者。言之其亦可乎。西邊用兵。五六年矣。遠戍之卒。過期不還。人情及期。則有歸心。况有過之。而後末期乎。以旣動之心。而前有死傷之虞。內有羈旅暴露。凍餒勞苦之害。後有鄉邑親愛之念。不亦危乎。然莫敢違異者。分定故也。烏窮則擢。獸窮則搏。此豈

常言。理有必至。一人倡之。和者必衆。東向而請。何以禦之。夫事有曲直。人有違順。直之所在。勝之所出。何則。人所順也。一旦發難。一本作發不過發內軍以擊之。無故與師。積年不解。死傷之餘。思歸而潰。而逆擊之。則曲直有在。竊恐潰者未至。發者不爲用也。於是之時。在廷之人。肯爲天下國家。以身捍之者誰乎。若其未有。可不計此。一本大可某常所私憂竊歎者也。古之守國。本末並用。故建德而阻險。開封無邱山川澤之阻。爲四戰之地。故太祖以兵爲衛。畿內常用丁四萬人。今軍衛多西戍山東。城郭一空。卒有盜賊。乘間而作。冒川縣。殺吏民。私貨財。一作掠婦女。火室廬。乃其小者。不幸而有姦雄出焉。其成敗孰得知之。憂之次也。談者必謂。世方平寧。兵不足虞。人無姦雄。有不足畏。某不更遠引筆墨所載。直以慶曆以來。耳目所及者明之爾。思保兩州之亂。慶之潰皆卒也。一本云皆慶王倫張海。廖恩。王冲。皆盜賊也。可謂平世而無之乎。熙寧中。士才再發。已自潰亂。於時某在秦中。聞亂兵所過。羣小迎導。利其劫掠。王倫。張海。行半天下。所至潰壞。守令或走或降。莫敢枝梧。至出衛軍。用邊將。而官軍所至。甚於盜賊。民至今談之。從昔之亂。皆有姦雄。非爲時而生。乃亂而後見。平世伏而不出。遂以爲無則過矣。某聞之。景德咸平之間。契丹歲入寇。游騎出山東。一本云游馬齊有外鎮。日暮塵起。人避走南山。夜渴乏水。既旦。視谿有冰雪。少年下食之。且取以上。衆起爭之。有賈者出止其衆。

而坐之。率少年十餘輩而下。徧給坐者。且曰。飢則奈何。孰從吾而取食。於是願者數十一作人。斬木爲兵。出屯鎮中。乃盡閉其外戶。日以酒豕犒從者。夜則警捍。旦暮餉山東。三日而復。家不失一物。此與英彭何異。而謂平世異之乎。雖然。軍潰盜起。一時之禍。所可慮者分也。上之於下。可生可殺。可予可奪。而無違者分也。定則無所敢爲。亂則無所不爲。如水之防。如薪之束。如獸之牢檻。其可失乎。一失則不復。斷不可續。覆不可收。損不可完。物之理也。此某之所深憂者也。談者必謂。還戍則備闕。寇來莫禦。帥不任其責。某又謂其不然也。戍有常數。今以拓土而增之。爾去其增則常也。尙何言。往者延安兵非不多。寇來不禦。而僅自守。故善戰者論將。不論兵也。夏人之來。小則其常。所慮者其大舉爾。然地方數千里。外假鄰阻。非可一日具也。師行千里。謀以時月。則孰不知之。帥者明其耳目。而預爲之備。何憚其來。且虜短於攻。而不能久。人自持糧。後無餽運。往來一作不過數日。而我善守。寇至勿戰。聚兵於內。而清其野外。內聚則寇不敢深。外清則不害。使進不得戰。則沮。退無所掠。則困。以元昊之強。數大入。才破塞門。金湯兩城而已。國雖大而貧。兵雖多而散。以元昊之戰勝。而卒臣者。以數舉而困也。况其弱乎。且以中國之盛大。靈武之舉。猶不能再。况於夷乎。雖然。進築不已。則兵不得罷。豈先已之乎。若謂可以制虜。則漢取陰山。匈奴過而痛哭。開西域。發兵爭之。故謂斷其右臂。某居東

莫知今之可否。但聞諸路競進。日夜奏功。而未聞西人舉國而爭。則必非其所急也。苟不能制其命。則老師費財。殺人盈野。何所用之。若謂且築且進。漸據橫山。然後可制。其旣數歲矣。橫山安在耶。若復數歲。則諸將窮富極貴矣。人情得所欲。肯復出力蹈其所難乎。則是橫山終不可得。徒爲將帥取富貴之資爾。橫山天險也。下臨平夏。存亡所係。虜必舉國爭之。一本云虜必回爭之。恐亦未易得也。若謂今之所據。卽橫山也。則某聞之。宥州在橫山之上。南距米脂。三舍而近。今延安奏功。廣地四百里。則宥在其腹。然不云得宥州也。則四百里之廣。豈可信哉。胡地惟靈夏如內郡。地才可種蕎麥。且多沙磧。五月見青。七月而霜。歲才一收爾。銀州草。惟柴胡。蕭關之外。有落藜與鹹杖。以此知其不宜五種也。使可種。安得人實之。若不徙民。則募軍。二者孰取焉。若取乎內。則空此以實彼。舍易而卽艱。何益。且關土益廣。則去府益遠。平常緩請急報。卒不相及。一本云平常緩及河東之患麟府。世所知也。若令所據可以制虜。而不爭者。非不敢。乃不能爾。虜雖叢爾。然元昊用之。以抗中國。其地與民。固自若也。而今反不能爭其所急者。非惜其力以有待。則無其人。否則諸部不爲用也。若是則某之憂。有甚於前也。今虜內弱外叛。而皇師臨之。恐有乘危篡奪。以爲姦雄之資。是復生一元昊也。故某嘗謂虜旣弱矣。不復能抗中國。宜稍存立。使假威命。以臨制部族。壓服姦豪。使不得發。奈何欲爲資乎。今使諸道盡

據橫山而虜無姦雄乘時而起。一切如意。某之憂。則又甚矣。范文子曰。苟非聖人。誰能內外無患。盡釋楚以爲外懼乎。夷狄之弱。未有甚於今日者。可不憂乎。今三邊不戰。士皆恆弱。獨秦晉數與虜角。猶可用。秦故西人。易東軍如兒女子。而南平蠻。西南事羌。皆用秦卒以取勝。若又不戰。卒有外患。何以禦之。昔歲之元。昊智高是也。竊謂西人不可無也。伏惟閣下。股肱帝室。師表萬邦。直道正言。天下稱誦。日有傳焉。而獨此無聞。豈未可以言乎。言之今其時也。昔安李兩公。皆有意於世。而各有失。安失之銳。李失之緩。故未及成功。而以毀去。蓋銳者不須時。緩者不及時。時乎時乎。其可不知乎。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而况河山之外。翰墨之間乎。然以閣下英姿偉識。則區區之意。不待言而了。伏惟屬意焉。某再拜。

是篇專論邊戍之便防及期不代士卒生心語語愷切動聽所云定則無所敢爲亂則無所不爲尤爲千古名言此篇爲南豐與書中第一

茶經序

陸羽茶經。家書一卷。畢氏王氏書三卷。張氏書四卷。內外書十有一卷。其文繁簡不同。王畢氏書繁雜。意其舊文。張氏書簡明。與家書合。而多脫誤。家書近古可考正。自七之事其下亡。乃合三書以成。